

孔子演義

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



至聖事蹟
歷史長篇

孔子演義卷四

著作者 虞陽丁寅生

第七十六回

館舍屯兵仲尼知機遠引
祖餞設席子胥慨嘆將來

卻說西施假做作奪取寶劍自殺，吳王這一嚇真是非同小可，急忙搶步上前，夾手奪下，把寶劍授給內侍，命交宮衛收藏。接着向西施問道：孤家那一件事不依你？你竟甘心自殺呢？西施奏道：大王待妾恩深如海，雖死不忘。妾所恨的是孔丘，妾和他素昧生平，他卻在背後離間我的恩寵，與他勢不兩立！大王若真愛妾，速把孔丘驅逐出境，那末妾憂慮全消，伴王取樂咧！吳王沈吟了一回說道：孔丘乃當世著名的大賢，孤家若將他驅逐出境，天下人都要批評

孤家遠賢親佞，天下賢士皆將裹足不入吳境，這是不可以的好得！孔丘現居客卿之位，並無職位與祿養，祇須孤家不召他講經史，不聽他的說話，與卿就沒有毀損了！西施奏道：大王既不願驅逐這個野人，妾也不能相強。妾還有一個不逐自走的方法，大王自今日起，推說有微疾，留此調養，以一月爲期，莫問孔丘的起居，把他冷待了，不攆自走，天下人怎能批評大王的不是？無論如何，這個方法，願王允准，否則妾早晚惟有一死！吳王捨不得美人自殺，只好允准，就此常居館娃宮，與西施共圖歡樂。那西施受過越王重托，責成他身上報復世仇，現在見吳王敬重孔子，孔子且把美人計說破，自己的恩寵與富貴，將爲孔子所斷送，所以下決心，要逐孔子出國，先把吳王留住靈岩，不容他與孔子見面；一面遣心腹，授意太宰嚭與王孫雄，設法逼走孔丘，不許他逗留吳境。伯嚭不願受嫉賢的惡名，完全交托王孫雄便宜辦理。王孫雄原屬西施的爪牙，

自身的富貴，都靠着西施得來的，當然奉命維謹。自從接到西施囑托後，兀自想了半日，被他想得一借公逐賢的惡計。好得自己現爲下軍元帥，部下有一萬二千多人，向來和中軍部屬同宿城內營房中的，二萬五千人同處一個營城，早已人滿爲患，預備分駐。現在就借此爲名，示諭部衆，移屯城內公家空屋中，孔子所居的上賓館，共有五六十間房屋，王孫雄一面派弁前往，強逼孔子把行李搬出，一面帶着一班將士衛兵，遷入作下軍元帥的住所。再將部下的兵士分隊指派到各處公家空屋中駐紮，逼得孔子無處安身，便命子貢往見太宰嚭，請示館舍。不料太宰嚭托病不見客。子貢含怒回報孔子，孔子微笑道：「此處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，不如到越國去觀光吧！」子路作色說道：「且慢，現在逼走夫子的是軍隊，子胥總握吳國兵權，夫子敬他若神明，他卻暗使兵士來逼得夫子無處安身，是何道理？」願保夫子速往問罪而後行，稍平由的閒氣！」孔

子說道：子胥斷無此種慢賢舉動，你不用浮躁，且去問個明白，順道辭行，你把行李運往破楚門外凱旋客館中，等吾回來同行吧。說罷，命子貢御車來訪子胥，子路同諸弟子駕車運行李到凱旋客館中等候。且說孔子駕車來向子胥辭行，命子貢投刺請見，司閤入報，子胥降階相迎，接入客廳，分賓主坐下，孔子說道：孔丘偶然到此觀光，蒙吳王盛意，待以客卿禮，居以上賓館。不料今日有許多軍士遷入賓館，強迫丘遷讓，分明是暗下逐客令，事出軍隊，將軍難道沒有曉得麼？子胥答道：員沒有曉得。這班軍隊莫不是歸屬下軍的麼？子貢攬言答道：上賓館門前揭有下軍元帥牌示，料必是下軍部下。子胥說道：敝國原有三軍，中軍元帥例定國王兼任，上軍元帥屬員，下軍元帥自孫武辭職歸隱，向無相當人繼任，現由王孫雄濫竽充數，他是個不文不武的佞臣，依重西施，保他充下軍元帥，還保他督造館娃宮於靈岩，日夜工作，閱一年告成，雄於中取

利家資增多數十萬，員本不願與此貪鄙佞臣爲伍，曾在王前力保他人繼任，無如吾王因雄是西施所保，無端不肯易人。現在雄竟敢借公逼讓上賓館，只怕是奉西施的密令呢？夫子何不去見太宰，他既先容於前，必有安頓之所。孔子答道：已命子貢去過，太宰托病不見，丘已決計赴他國觀光，爲念將軍，雖則功高柱石，無如奸佞滿朝，只怕虎落深潭，被衆犬所噬，特來爲將軍進一言，明哲保身四字，那是英雄處末路的覺悟語，將軍既然不見信於當今，何苦把鬚髮蒼蒼的汗馬餘生，坐在這衆人皆醉的漏舟中，何不急流勇退呢？子貢一手托着銀絲似的鬚鬚，低頭望了一個仔細，擡起頭來，正欲發言，瞥見侍役來稟，筵席已設在東邊客室中。子胥卽請師徒兩人離座，同到客室中，三人入座，子貢末座斟酒，酒行三巡，子胥觸動了心事，忽然發聲長嘆，說道：員悔不聽孫武之言，當時破楚功成，孫武辭官歸隱，對我說：大仇已報，可以結伴遯世咧！我因

王以軍政全權相托，不忍忘恩歸隱，婉辭拒絕，孫武臨別說：今日不聽吾言，將來後悔莫及。孔子接口說道：此時棄官尋孫武同隱，不爲晚哩？子胥太息道：員的出處，與孫武子絕然不同，員世爲楚臣，因爲挾父仇以投吳，得免貳臣之稱，現在以將死之身，出亡他國做貳臣，半世修得的微名，付諸流水，誓死不爲，至於歸隱，不免要受天下人責備，老朽雖則無能，在越王心目中，還畏我如虎，吾生一日，越王息兵一日，吾朝死，越兵卽夕攻吳。論吾國三軍足備，餉械無缺，何懼越兵，不過出兵拒敵，全憑將帥謀勇兼全，部衆訓練有素，環顧吾國，竟無一人能勝元帥責任的。並且水陸兩軍，久未訓練，怎能敵得過十年訓練的越軍呢？吾若歸隱，國亡可立而待，天下人豈不要責備我呢？只好留待就木咧！在我花甲餘生，死亦瞑目。所難忘的，覆巢之下，必無完卵，伍氏將滅絕，那裏對得起祖若父在天之靈呢？所以想把一脈單傳的小兒，寄頓他國，以存吾後，使伍氏

血統，不致至員而斷絕。不過此種大事，不是有交誼的至親密友，怎能付託呢？所以常罣心頭，至今還未能解決。孔子說道：丘素知將軍與齊國的鮑牧爲八拜之交，齊屬大國，牧爲鮑叔之後，又屬元老重臣，寄子存後，以鮑氏爲最宜，將軍以爲然否？子胥答道：鄙意正與尊意相同，今春曾命犬子封往齊探望，正值鮑牧病重，封卽懊喪而歸，現在牧已去世，其子鮑息，繼襲父職，雖則仍不失爲重臣，與員的交誼卻疎遠了，只好等機會親赴齊國與鮑息一見，再行決定哩！孔子長嘆道：吳王若能倚重將軍，放逐西施王孫雄太宰嚭等，不過一舉手之勞，非但吳國安如磐石，且可稱霸於東南，一念之差，卽召亡國之禍，人君的措施，安可不謹慎呢！子胥牙癢癢說道：亡國的禍根，卻不是西施王孫雄，實是伯嚭貪了越王的賄賂，拘禁時保全他性命，最可恨的，勸王放他回去，縱虎歸山，遺此大害，伯嚭正是殺有餘辜！現在多了一個西施，此乃天亡吳國，那個能够

挽回呢？說着，相對太息，酒難下咽。孔子就離席告辭道：「丘立刻要登程了，太宰既然托病不見客，不去辭行了。就此與將軍作別，不知今後有無再見之期？要知子胥如何回答，且待下回分解。」

▲▲增訂精校
幼學瓊林大全

本書校訂精確，註解清楚，絕無訛誤之處，非市間俗本可比，極合初學自修之用，保能豁然貫通，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▲全書併訂一厚冊

實售洋一角 寄費一分

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七十七回 痴儂人捕蠅覓利 意怠鳥藏拙保身

且說孔子與子胥談了一回身世，因爲急於遠引，就起立告別，說道：「不知有無再見之期？」子胥答道：「員與夫子年紀相差無多，處境大不相同，夫子乃是名聞天下的聖人，不受拘束，好比野鶴孤雲，有興則出山閒游，無興則在山休養，歲月寬閒，享壽百年，可操左券；員好似一頭功狗，狡兔已盡，便受主人的厭惡，以爲徒食無所用，宰殺烹煮，爲期不遠了！若說再見，請待諸夢中。」孔子聽說，太息勸道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將軍休得如此消極，常言道：人力可以回天，將軍乃當世第一名將，既然不能保國，當謀保身，謹記吾言，他日再圖相見。」說罷，拱手謝別而行。子胥送至門外，子貢御車，孔子拱手登車而行。子胥轉身入室，孔子逕出破楚門，直到凱旋客館門首停住，一班弟子都在門前等候，孔子吩咐速

把行李裝車，隨我到越國去。於是七手八腳，各把行李裝車，牲口扣轅，在後隨行。子貢執轡先行，一路向越國前進，趕了數十里，停車深林中稍息。孔子瞥見一痾僂老人逐蜩於林中，向他問道：你的手法這樣巧妙，莫非也有道理的麼？痾僂人答道：有道理的，你若不厭煩，聽我說來：每年五六月間，粘兩棲丸於樹而不獲，失卻鎔銖之利；粘三丸五丸於樹而無所獲，失卻什一之利，只好往來村落間，聽鳴聲以手法捕捉。吾的立身，好比樹株，吾的指臂，好比槁木的枝葉。雖則天地寬大，萬物衆多，與吾渺不相關，祇有鳴蜩的翼，與吾不反不側，故吾祇視蜩翼爲重，視萬物爲輕。孔子一壁點頭，一壁向諸弟子說道：用志專一，能通於神，痾僂丈人的行事，也是如此。說着，驅車而行，在路無非曉行夜宿，一日，遇子桑，康於客店中，康拱手說道：客途逢故友，可稱喜出望外，敢問夫子離別家鄉十多年，有無善狀可告故人麼？孔子答道：丘被圍於匡，伐樹於宋，被謠於

衛，被困於陳蔡，適楚被阻於令尹，丘犯此數惡，故交漸覺疏遠，徒友漸覺星散，這不是命途的困阨麼？子桑虛答道：子難道不曾聽得林回棄千金之璧，負赤子以避亂麼？有人問林回爲什麼輕千金而重赤子？林回答稱：重千金的是以利合，重赤子的是以天屬。以利合的，遇到窮禍患害必相棄；以天屬的，遇到窮禍患害必相救，這是古今不變的常理。況且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君子淡以親，小人甘以絕，凡無故以相合的，終必無故以相離。孔子說道：聞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，和你再會吧。說着，拱手作別，大家走出店門，登車分道而行，將到越都，相去不過一日路程，孔子又命子貢先行，往謁文種，孔子在後親自執轡緩行，趕了十多里，停車稍息，卻遇故人太公任乘馬經過，駐馬招呼，孔子說道：多年不見，尊容蒼老多了！太公任問道：傳聞夫子在陳絕糧七日，幾乎餓死，夫子怕死麼？孔子唯唯。任又道：吾曾聽人傳說不死之道，東海有鳥名

叫意怠，那鳥的行動，紛紛猥猥，好像一無所能，飛時跟他鳥爲引路，棲時任他鳥所迫脅，進不敢向前，退不敢落後，食不敢先嚐，因此常列鳥羣之中，羅者射者皆不得傷害。本來直木先伐，甘井先竭，夫子自當留心，修身以自保，先知以告人，居安莫忘危，遇困要耐性。從前吾聽人說：自誇者易貶，功成者招忌，名高者受謗，那個能够去功與名，還諸衆人呢？所以不責人的，人也不責他。孔子聽了這一席話，說道：妙哉高論，鳥尙知合羣以團結，藏身以避害，人若不知避害，那末鳥都不如了！接着，又談了一回近狀，方才分道而行。慢表孔子在路趕行，且說越王勾踐自吳釋歸後，臥薪嘗膽，誓欲報吳，一面獻西施於吳，蠱惑夫差，一面派諸稽郢訓練精兵，范蠡保荐南陵處女以劍術教授將士，又保荐楚人陳音督造弓矢刀矛及連珠弩等精良武器，期以十年訓練，並於瑯琊起建觀臺，周圍九里，高聳雲霄，可以望得到吳國，太湖與東海一目了然。招募死士八

千人，督造戰船八百號，認真教習水戰。正在這練兵圖強的當兒，子貢奉孔子命來謁文種。文種久慕子貢是孔門賢士，得見名刺，接入客室中分賓主坐定。文種問道：敵國僻處東海，何勞高賢辱臨？子貢答道：特來弔公。文種問道：何弔之有？子貢說道：吳王乃是雄長東南的霸主，子胥亦是老成持重的名將，吳豈是易伐的？賜驅車入境，祇見水陸練兵，工匠製造武器，亟亟備戰，盡驅壯丁入伍，以致田畝荒蕪，全國鬧飢荒，賜恐吳仇未報，越國已起內亂，弄得不可收拾了。因此爲大夫弔。文種說道：高賢旣知癥結所在，當必有針灸之法，敢請明白賜教？子貢說道：貴國好似大病初愈，元氣未復之人，祇宜調養，教民練兵，勤修內政，要結敵國的佞臣，免除外患。吳爲越國世仇，太宰嚭爲吳國專政的佞臣，大夫宜不惜金玉貨幣，賄托他庇護越國，那末貴國可以專謀生聚教訓，待時而動。不過吳有子胥總攬軍政，他是當世第一名將，不是容易對付的啊！他與

吾夫子孔仲尼交誼頗厚，大夫欲與子胥連絡，不可以賄通，祇可托吾夫子從中說項，事必有成。文種說道：孔子現在那裏？種當派人持禮往聘。子貢說道：吾們夫子將來貴國觀光，不勞徵聘，祇須在越王前先容，賜以郊迎之禮，已覺榮耀多多了。文種答道：敢不遵命。種卽入宮先容，有勞高賢返車往迎如何？子貢應命告辭，駕車往迎孔子。文種入宮，向越王奏明孔丘將來吾國，大王宜加以郊迎盛禮，此老負天下重望，必有治國良謀，門下有七十二弟子，也都是賢士，大王正在求賢佐治，豈可交臂失掉呢？越王說道：孔丘乃當世聖人，既然不徵而自來，孤家當親率百官，郊迎四十里，以表孤家的敬賢誠意，使天下賢士聞風來歸，那末會稽的國恥，將有湔雪之望咧！說罷，諭知大將軍諸稽郢來朝統率水陸全軍，由東關外排隊四十里，陸軍以兵車夾道排陣，水軍把戰艦分列來賓經過的河道，兵將一律頂盔貫甲，佩劍執戟，懸弓插箭，當作臨陣一般，軍

容務求整肅，不得有悞。諸稽郢接到王諭，馬上傳令水陸全軍，來朝齊集東關外，護駕迎賢。到了來朝，文種、范蠡、諸稽郢率領衆文武，齊集宮門候駕。隔不多時，越王勾踐頭戴點金元帥盔，身披鎖子貢夷甲，腰懸精金步光劍，手杖鑿鋼物廬矛，三百衛士護從出宮，衆文武跪接。越王招手說道：衆卿平身，隨駕郊迎孔聖人去。衆文武一律站起身來，各自登車，跟隨越王驅車直到東關外四十里，臨時搭成的迎賢館前下車。君臣入內休憩，文種派探子前往瞭望，隔了片刻，探子飛奔回稟，車塵已見，相去祇有一里光景了。越王一面傳令軍隊放信砲，全軍高唱迎賢歌，一面同文武步行出館，排列門前恭候。孔子得報，越王在前郊迎，卽叫子路停住，同諸弟子一律下車，命子貢引導，向迎賢館前走來，兩旁信砲高鳴，樂聲齊奏。孔子搶步至越王前，跪拜行禮道：孔丘是東魯野人，偶來上國觀光，怎敢當大王及衆位大夫將士，寵以過分的郊迎禮，使丘受之有

愧。越王忙以全禮相還，賓主起立，孔子又向文種、范蠡諸稽郢一一行禮相見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▲▲最新
編印

京調胡琴祕訣

洋裝 實價 寄費
一冊 一角 分半

胡琴一物，易學難精，尤以京調爲最，本書係名琴師所傳，對於拉弓，指法各項，皆言之極爲詳盡，誠自習京調胡琴之善本也。

▲▲最新
編印

京調工尺指南

洋裝 實價 寄費
一冊 角二分 二分

本書對於京調各譜，詳加訂正，考核精確，依譜練習，自能成功。

▲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